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726

8 December 1986

CHINESE

第二七二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6年12月8日星期一，下午4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沃尔特斯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成员 国：澳大利亚

伍尔科特先生

保加利亚

茨韦特科夫先生

中国

俞孟嘉先生

刚果

加亚马先生

丹麦

比尔林先生

法国

德凯穆拉里亚先生

加纳

格贝霍先生

马达加斯加

拉贝塔菲卡先生

泰国

甲盛实先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穆罕默德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别洛诺戈夫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沙利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伯奇先生

委内瑞拉

帕冯一加西亚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6-61080/A

下午4点5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被占领阿拉伯领土的局势

1986年12月4日津巴布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8501)

主席：根据前几次会议的决定，我请津巴布韦代表在安理会议席旁就座；我请埃及、以色列、约旦、科威特、摩洛哥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其保留的座位上就座；我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旁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穆登格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巴达维先生（埃及）、内塔尼亚胡先生（以色列）、萨拉赫先生（约旦）、阿布哈桑先生（科威特）、斯拉维先生（摩洛哥）、阿塔西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在安理会会议厅一旁为其保留的座位上就座；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议席上就座。

格贝霍先生（加纳）：主席先生，我愿代表加纳代表团祝贺你出任安理会十二月份的主席。你是一位备受高度赞誉、具有很强说服力的外交家。因此，我们希望你丰富的经验和杰出的领导下，安理会将重新确认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中心作用。我还愿对联合王国常驻代表约翰·汤姆森爵士在11月份有力和干练地领导了安理会的工作表示赞扬。

由于耶路撒冷所发生并正在升级的悲剧，特别是由于1986年12月4日的不幸事件，安理会召开了会议。安理会审议当前局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仅是由于那个城市内人命的不幸损失，而且也由于不断加剧的暴力可能会带来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危险。因此，加纳代表团希望安理会将根据其庄严的使命采取果断的行动。

几天前，准确地说是12月4日，装备着轻机枪和催泪弹的以色列占领军，在被占领领土上向一群来自比尔泽特大学的学生开火。据报导，两名巴勒斯坦学生

被打死，15名被打伤。两名死者的头部和胸受了致命的枪伤。在有关事件中，据称以色列安全部队从医院绑架了几名正在接受治疗的巴勒斯坦病人。此外，又有报导说，以色列之所以炫耀武力是为了对手无寸铁的学生的示威作出的反应。

最近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占领部队试图镇压巴勒斯坦学生抗议对南部黎巴嫩巴勒斯坦营地的空中和海上袭击和炮轰，和表示全世界对他们的声援。安理会成员国都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事件是两个星期前，耶路撒冷老城附近发生了社区间暴力冲突后发生的。因此，12月4日的示威终于导致暴力对抗，我国代表团并不感到惊讶。

自从1986年12月5日，上星期五安理会开始审议这一重要和紧迫问题以来，我国代表团关心地听取了辩论，特别是听取了以色列常驻代表的发言，他根据其政府的观点，对导致这一悲剧发生的事件的阐述。现在已清楚地确定了12月4日事件的主要方面的事实，即在那可怕的一天，比尔泽特大学的巴勒斯坦学生聚集起来举行示威，以色列当局恐怕这场示威会导致暴力行动。因此以色列当局在那一天采取了措施，堵塞了通往大学的主要道路向学生投掷催泪弹，最后并向他们开火。

我不想详叙细节。我只想说，加纳代表团认为，以色列对局势的处理远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它没有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它曾试图及时地避免和消除紧张局势。以色列常驻代表已向安理会证实，他的政府已经事先得到了大学里的学生大约要进行示威的情报。即使占领当局没有得到这一情报，他们也不可能猜不到绝大多数人的巴勒斯坦学生都反对和谴责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存在他们势将在国际社会声援巴勒斯坦人民的日子里举行示威。难道不能在社区内采取和平步骤来保证这一天的纪念活动不致发生暴力吗？难道在这些被以色列常驻代表称为以色列的慷慨和开明的幸福受益者中，不能采取这些和平倡议吗？还是以色列对其认为巴勒斯坦人得到的国际支持作出了愤怒的反应？这些都是审慎的问题。

此外，以色列代表告知安理会，占领部队得到的指示是向学生的脚开火。他

怎么解释死者头部和胸部的伤口，如何才能解释手无寸铁和无防卫能力的学生除了脚部以外身体其它部分所受的伤呢？人们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在镇压令其恼怒，但却又是以和平方式表达的政治观点时，以色列或许使用了过度的武力。

十分清楚，在这个不幸的时刻，以色列当局真相毕露，寻求对抗，以武力提醒人们继续服从它在耶路撒冷那一地区发号施令。

从被占领土，包括耶路撒冷的其他事件的背景来看，人们容易确信，以色列占领当局不幸地更相信对被统治者进行暴力惩罚，而不是探索实现和平的和平途径。这在国际法上也含有深刻的意义，这的确是令人遗憾的。

以色列接二连三地采取行动肆意屠杀、绑架、行政逮捕和折磨耶路撒冷和其他被占领土的阿拉伯居民，这违反了1949年《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的精神和规定。以色列有法律义务履行这一国际公约规定中有关它处在自己所占领区域上巴勒斯坦人民的责任。本安理会过去已确认以色列违反了《公约》，认为以色列根据《公约》负有义务。因此，安理会必须明确无误地谴责以色列不断违反国际法的规定，并立即纠正该国对待被占领土上处在桎梏之中的居民的办法。

由于占领国以色列残酷压制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权利，耶路撒冷、西岸和加沙地区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标志着影响该地区持续的暴力状态，因此，我国代表团对目前形势特别感到担忧。每一暴力行为，尤其是每死去一个人，都加深了敌对和对抗情绪。每一非正义行为都带来报复，每一粒子弹都在该地区播下了国际对抗的种子。

在整个中东局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耶路撒冷和被占领土上的事件定会提醒安理会注意承担自己应起的适当作用，推动拟议中的国际安全以全面处理中东和平问题——其核心是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因为我担心的是，该地区存在的难于对付的力量的结合和导致对抗的趋势可能再次使安理会变成事后的善意旁观者。

目前形势下合乎逻辑的问题是：安理会如何才能促进早日恢复安全和政治上的正常化？我国代表团认为，安理会必须迅速客观地评价目前的暴力冲突，然后通过

一项决议，明确谴责占领国不必要地乱杀巴勒斯坦人，为缓和紧张局势而要求释放所有被拘留的人，呼吁以色列遵守1949年的《第四日内瓦公约》从所有被占领土撤出，尊重耶路撒冷的国际性。我还希望安理会采取一致行动，对被占领土上的爆炸性局势施加集体权威。

在这方面，我请安理会考虑，通过一个并非十全十美的决议，远比无所作为，从而间接地怂恿被占领土不断恶化的局势，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严重后果更加适宜。

我国代表团认为，应当向以色列在安理会内外的朋友和盟友发出特别呼吁，呼吁他们放弃寻求在安理会之外作出单方面安排，促使以色列更错误地无视巴勒斯坦民族权利的帮倒忙的立场。总而言之，以色列多年来诉诸单方面军事力量的政策没有带来和平与安全的气氛，而这种气氛又是睦邻友好和解决整个分区域冲突的必要条件。

最近的历史教训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必要呼吁在联合国的主持下采取一致的国际行动，在没有先决条件的前提下实现中东危机的全面的解决。我希望，安理会的同事们能在这个问题上作出紧急和积极的反响。

德凯穆拉里亚先生（法国）：主席先生，多么高兴看到你主持安理会！其他人已说得很多了，我们还能说什么呢？一位将军、外交家、政府官员、许多人的朋友，讲七种语言——我不会拿我的法文进行比较我有时甚至怀疑我自己的文法——法国的朋友：我只想说，我国代表团高兴地看到你以众所周知的才干主持安理会。

我还愿回顾——因为约翰爵士不在，我请他的副手转达——我们赞赏他的外交才能和他赐予我们的建议，以及他在主持上月份安理会中表现的独到之处。我希望你将此转达给他。

请允许我回到我们不得不处理的非常严重的主题上来。

几个星期以来，耶路撒冷和西岸的紧张局势再次加剧，比尔泽特大学周围的局

势尤甚。1986年12月4日的悲剧性事态发展突出了这一加剧了的紧张局势：以色列军队分遣队枪杀了两名22岁的学生，而大学则已被关闭三天。

此外，上星期五，在纳布卢斯附近的巴拉塔难民营中，以色列巡逻队在中午枪杀了一位14岁的青年。以色列军方发言人说，巡逻队受到石块的攻击。

最后，我们获悉，就在今天早上，在同一难民营，在同样情况下，一个12岁的男孩被子弹打穿大脑而死亡。对这些流血事件，法国政府已公开表示严重关切。法国谴责暴力和镇压行为的升级，并愿回顾以色列当局有义务尊重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

最后，值得重复的是，这些暴力行为提醒人们注意，迫切需要实现全面的和平解决、公正持久地解决中东冲突。

主席：感谢法国代表的发言以及他对我的盛誉。

茨韦特科夫先生（保加利亚）：阁下，我诚挚地祝贺你就任安全理事会12月份的主席。我们都知道你那众所周知的政治和外交阅历，因此我相信在你的领导下安全理事会将履行它在本月必须履行的繁重责任。

同时请允许我向联合王国常驻代表约翰·汤姆逊致敬，他在11月份担任安理会主席时能力出众工作卓有成效。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与国际社会完全一样，对持续恶化的中东局势深为关注，在那里每一个事件都可能导致最严重的和无法控制的后果，甚至导致爆发一场新的血腥对抗。世界这一部分——它现在是并且在过去40年中一直是紧张局势最危险的温床之一——最近事态的危险变化要求本国际组织采取迫切和有效的措施在中东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考虑到上述情况，我国代表团支持津巴布韦代表不结盟运动提出请安理会立即审议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局势的要求。

全世界都非常清楚，以色列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所实行的政策和镇压行径

一直是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不止一次地审议和谴责的对象，有关这个问题所通过的无数决议就是一个明证。但是，以色列继续践踏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合法权利。来自世界这一地区每天关于任意大规模逮捕的惊人案例的报导，关于关闭大学、学校和道路的报导，关于对非军事目标或巴勒斯坦难民营采取惩罚性行动和空袭从而造成日益增多的伤亡的报导都证明了这一点。此外，还继续非法企图改变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巴勒斯坦和其他被占领领土的合法地位、民主结构和历史特性。尤其是这些领土一直遭受扩张和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殖民化。

出于这些原因，满怀义愤的国际社会谴责了最近在比尔泽特大学发生的事件和随后造成两名学生被杀、几十人受伤的流血事件。

任何关于确保安全、与恐怖主义斗争的貌似有理的论点，任何关于以色列所谓的和平意图和所谓改善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居民的生活水平的愿望的那种蛊惑人心的声明都不能为以色列国的这类行为辩解。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多次明白无误地声明以色列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公然违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国际法的基本准则，现行的国际公约，尤其是《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第四项日内瓦公约》。这种行为还易于加剧该地区的紧张局势，是阻碍中东实现公正持久和平的严重障碍。大会最近讨论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局势时再一次极其有力地重申了这一声明。联合国绝大多数会员国一致认为以色列必须立即遵从国际社会的意志，执行它至今一直肆无忌惮地蔑视的有关决议。

中东最近的事态发展和过去几天的辩论明确地表明最终达成一项解决中东问题的全面方案——一项永远结束历经磨难的阿拉伯人民、尤其是巴勒斯坦人民苦难的方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这个解决方案的基础首先必须是以色列全部无条件地撤出其自1967年以来所占领所有阿拉伯领土，实现巴勒斯坦人民包括建立自己的巴勒斯坦国的权利在内的不可剥夺的权利。

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相信只有根据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和决定举行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在内的有关各方平等参加的国际会议才能产生这种将满足该地区所有国家利益的、解决中东所有复杂和相互有关的问题的全面方案。

为使这一得到绝大多数国家赞成的设想成为现实，有必要立即在安全理事会内设立一个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参加的筹备委员会负责该国际会议的筹备工作。

主席：我感谢保加利亚代表对我所讲的客气话。

伯奇先生（联合王国）：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向你表示祝贺，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的主席。你已表现出，你将以一贯娴熟的技巧和果断精神处理我们的事务。我不想在法国代表的赞扬之外再增加什么，只是想说我国代表团特别高兴地指出，你在英国学习期间就已经为你的技能奠定了基础。

我还要向那些对约翰·汤姆森爵士上个月在安全理事会的工作讲了十分客气的话的同事表示感谢。

最近几天发生在东耶路撒冷、比尔泽特和其他被占领领土上的暴力事件和紧张局势，是我国政府严重关注的问题。十一月十五日，一个犹太学生在耶路撒冷旧城被杀，令人感到痛惜。因此，发生在这个事件以前和以后的犹太极端主义分子所采取的反对旧城穆斯林的活动也同样使人感到痛惜。尽管当局呼吁恢复平静，但这些活动仍在继续之中。由此而造成的暴力事件的螺旋式的加剧已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更多人的死亡、受伤和骚乱，并已扩大到其他被占领的领土。

我们谴责任何一方，出于任何动机的暴力行为。我们担忧地听到有关占领国以色列当局肆意使用武力的报道，其中包括对手无寸铁的抗议者们使用真枪实弹。我们可以回顾，依照我们的意见，以及整个安全理事会的意见，耶路撒冷自1967年起被以色列所占领的那一部分地区，就同西岸的其余部分和加沙地带一样，都是被占领领土，因此统统适用《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的各项条款。

以色列常驻代表昨天声称，他在历史上看不到第二个更宽厚的军事当局了。我国政府反对以色列的继续军事占领；但只要该军事占领继续下去，只要没有以色列政府义不容辞地应予确保的政治解决，那么该当局也真够宽厚的了。12月4日以色列特工人员杀死两名比尔泽特大学的学生和12月5日又杀死一位纳布卢斯的男童似乎有点神经过敏，反应过度，实在令人遗憾。这表明，如果要制止严重局势进一步恶化，特工人员有必要表现出更大的克制。目前西岸紧张局势恶化的唯

一受益者是双方的极端主义分子。

最后，我要感谢那些热情赞赏约翰·汤姆森爵士上月主持安全理事会的同事们。

主席：我感谢联合王国代表对他所赋予我的任何品格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以色列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内塔尼亚胡先生（以色列）：有必要问一下这次辩论的目的何在。如果目的在于讨论恢复公民秩序，或恢复公民秩序的方法，这可能是一个议事日程，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得考虑一下这对安理会是否合适。我想，在此持公正态度的国家都会认为，这可能会是今天这里讨论的唯一主题。

但即使是在这个十分严肃的议程项目下，也没有讨论这个议程项目的余地，因为我们在此纯粹是要谈论我国政府对一次彻头彻尾的有系统的挑衅所作出的反应。我们在谈论我国政府尽力平息并恢复宁静与秩序的局势。很显然，举行这次会议势将适得其反。

我不愿对此多费口舌，因为坐在这里，列举此时此刻在距离以色列不远的地方所发生的一切骇人听闻的事件和血腥战争是完全可能的，但这些事实并未带到安理会会议桌上来。

然而，我必须指出，即使是根据恢复平民秩序这一特定议程，此次会议也没有讨论这一主题的余地。

但这并不是本次会议的目的所在，因为那些要求召开会议的人们的手中有内容更为广泛的议程。这是一个政治宣传性的议程，想要引诱以色列入彀，使以色列处于法庭的被告席上，对以色列进行政治攻击，表面上是关于朱迪亚、萨马利亚和所谓的西岸问题，实际上是整个以色列合法存在问题。我想这不是持公正态度国家的愿望，但从此次辩论的矛头来看是很清楚的，这正是潜在目的所在。

在此对我国进行政治攻击的歪曲了的议程下，已经讲了许多奇谈怪论，我不得不谈一些基本事实。其中最为基本的是，我们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那些反对以色

列的阿拉伯人的敌视态度在以色列国形成之前就已开始。在以色列国形成之前，他们就反对犹太人享有自己家园的权利。他们在1948年向我们发动了进攻。他们在所谓西岸摧毁了犹太人社区，犹太人自从阿伯拉罕和大卫王时代就生存在那里，在《圣经》前前后后共三千年的历史里，犹太人一直生存在象伯利恒和希布伦这样的犹太家园社区里；耶路撒冷古老的犹太人居住区被那些反对犹太人任何生存与独立的人们所摧毁。这就是1948年的攻击。它没能得逞。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犯罪：我们生存下来了。

接着是1967年对我们的第二次企图。这次是在被约旦人占领的领土上发起的对以色列进攻；我使用了被占这个词，因为这在此是适用的。这次也未得逞；该次进攻之后，用来发动第二次吞并以色列的那些领土变成在以色列控制之下。以色列和犹太人返回到他们被阿拉伯占领者赶走的地方；阿拉伯人是在他们在该地唯一一段历史时期把犹太人赶走的，即：约旦统治下的19年。这是第二次犯罪。

现在，那些使用这些领土的人，具体地说就是1964年六日战争前和那些领土回到以色列控制前成立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要求我们撤出这些领土，这样，他们就可以再次吞并我们。

马克苏德大使竭尽全力向我们解释这不是巴解组织的目的，我仔细聆听了他的解释。让巴解组织自己说话吧。巴解组织在其所有声明，其中包括刚刚印刷出来的小册子内都把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地和约旦都包括在“巴勒斯坦全部”地图之中。

但他们现在集中于巴勒斯坦的百分之二十的土地，即以色列；正如1964年时该块土地还在阿拉伯人手中时一样，他们想要消灭犹太国。这就是我们高谈阔论实质所在。

我们当然不愿被消灭，我们还希望有机会政治解决那些有争议的领土地位问题。我在此会议厅内听到一种非常的概念，即：任何军事当局从一开始就是消极的。在此基础上，可以以纳粹德国为例。纳粹德国先用其领土攻击其它国家，后被盟国占领了一段时间，我想在该段时间内进行管理的就是一个宽厚的军事当局；一部分

领土归还给原宗主国，其它部分在经过一段管理之后又回到德国控制之下。但是，在该国存在着发动侵略战争的盟国军事当局。

约旦在巴解组织的支持下发动了对犹太国的侵略战争，不是为了征服，而是想要消灭犹太国，至少巴解组织是这样想的。这种企图失败了。

因此，我们正等待着他们，特别是我们东面的近邻改变其目标的一天到来。在那一天来到之前，我们并没有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我们等待着通过与我们的各邻国举行直接谈判实现政治解决。在那之前，正如在历史上出现的其它情况一样，我们一直不得不对该领土实行管理。不错，我们是以军事当局进行着管理，但我们已远远超出了军政府通常做的事。

我们已确保了出入自由、宗教自由、行动自由和学术自由。我们创办了这些以前并不存在的大学。我们开办了银行。我们已提高了当地的生活水平，这是历史上的任何其它管理当局所无法比拟的。

有人说，你怎么能大谈特谈以色列占领的慷慨呢？我并不是在谈这一点。并没有人说这一个阿拉伯少数的人口愿意生活在以色列的主权或以色列的法律之下。这一点必须加以谈判。我只想说明，如果任何少数民族不愿意生活在治理着东道国的多数民族之下，如果这条规则在此得到接受，那么联合国中至少有一半的会员国内会爆发内战，或出现最糟的领土收复主义。

这并不是我们所要说的。我们所要说的是，在等待政治解决的同时，我们试图尽可能地实现最容忍异己、最合付人道的统治。

有趣的是，人们在此大谈特谈，而普通的老百姓又在说什么呢？有一个极其有用的标准说明人们的真正想法。这不是他们所说的，而是他们所做的，是他们用脚在做的事。通过约旦河上的艾伦比桥和其它桥的来往人数分别已达五十万人次，即总计达一百万人次。如果局势确如在此所描绘的那样严重，为什么这些人还不断地携带家小回来呢？而且不仅是回到这些领土，即朱迪亚和萨马利亚，所谓西岸。

他们从约旦、沙特阿拉伯来采访以色列，数十万旅游者夏天来渡假，来做生意，上大学。这才是现实，这正是我们在试图做的。

但我们仍面临着一个最严重的问题，这就是我们的东方邻国拒绝同我们谈判。我们仍面临着巴解组织和其它人毁灭以色列的企图。我在此听见有人说，巴解组织在精神上和历史上海同以色列实现了和解，然后又听见有人纠正说：“不，是同犹太人”。我想，同犹太人和解意味着他们已允许那些同大多数阿拉伯人一样，于1917年以前就生于或来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呆下去；在我们开始谈判时，大概将只剩下三个这样的犹太人。也许，这意味着同那些日历上注明的犹太人和解，即巴解组织出版的1966年年历，上面对慕尼黑屠杀和玛洛特屠杀大肆庆祝。我想这样的和解并不存在。巴解组织从建立之始就公开宣布了进行恐怖活动的政策，试图挑起一场导致以色列灭亡的战争。如果这一战争和这种战略首先要求将以色列缩小到1967年那种无法自卫的边界内，那只有如此。如果这种战略进一步需要以外交来辅助恐怖主义，那也只有如此。因为我们在此所看到的事实上是一种双重战略。这种双重战略的内容如下：以恐怖手段作战，在世界名地、尤其是在中东，无情和毫不手软地袭击犹太人。

同时走上国际讲坛，挥动假的橄榄枝，试图将以色列弄进一个政治的盒子里，利用外交手段从以色列获得在战场上无法获得的东西，事实上就是使以色列退回到无法防御的边界，以便可以进行致命的一击。

这并非新的体系。巴解组织的良师们在本世纪早些时候就使用过这种手法。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曾与希特勒过往甚密，我想，除了恐怖手段和对犹太人的刻骨仇恨外，他们还得到另一个想法，即外交与战争可同时进行。这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十分有效的结合。

这就是召开国际和平会议的整个想法所在，因为巴解组织丝毫未改变其目标。巴解组织和类似叙利亚这样的国家多次重申要同以色列战斗到底。它们所支持和

呼吁召开的国际和平会议的目标就是摧毁以色列。这两个国家呼吁召开国际会议，并非寻求和平与和解，而且更大规模的慕尼黑屠杀，我们对此决不能支持。

因此，我们面临着一个不断恶化的问题。我们的邻国拒绝抱着诚意同我们直接谈判。与此同时，我们面对着恐怖的挑衅行为、暴乱，试图将以色列拖进同邻国的更大规模的战争，那些并不考虑以色列的诚意、或和平诚意的国家试图施加国际压力，制造一个讲台，将以色列带上台、吊起来，拖着走，大卸八块，再进行一次不公正的审判。联合国、大会、特别是安理会对此决不能予以默认。如果安理会通过了这一决议草案，那将证实我们的判断，即安理会允许自己被最糟最坏的方式滥用。

主席：下一位发言者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我请他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我想再次提出同样的问题：我们在此谈论的是什么？正如法国代表早些时候说的，正当我们审议这一问题时，一位名叫拉玛丹·罕哈默德·泽顿的十二岁男孩今天下午（当地时间）惨遭枪杀。在以色列占领军对瓦洛塔难民营的难民开火时，另外还有四人受伤，其中有人伤势严重。

我们谈论的并非以色列是否尊重《第四项日内瓦公约》，而是如何及由谁采取行动确保对《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尊重。安理会审议的是这一问题。

但我不想回顾过去四天发生的一切。我们在报上都已阅到。在电视上也都看到。我们看到在该大学内，犹太学生和阿拉伯学生共同抗议和谴责占领国推行铁拳政策和使用武力。但今天发生的事件，例如在整个耶路撒冷，例如在玛罕尼娅和达拉奥拉德女子学校，以色列军队向校内学生掷烟雾弹，当时，学生们正游行抗议占领军使用暴力，抗议逮捕该校一些学生，七名男生和五名女生的行为。在耶路撒冷东部的伊萨维亚地区和耶路撒冷旧城，以色列占领军以铁拳和武力对付表示反对继续占领的示威者。

以色列占领军今天围困了以下学校：拉马拉中学、阿齐兹·沙赫恩女子学校、阿马利难民营、新贝里学校，“自卫”的以色列占领军还在阿马利难民营袭击了几所学校。以色列军队，这支所谓的慈祥军队在杰拉松难民营再次封锁了难民营的入口处。在纳布卢斯，以色列军队再次和反对铁拳政策和军队行径的示威者发生遭遇，今天上午当地时间9点钟，22名青年在纳布卢斯遭到以色列军队的逮捕。以色列军队在巴拉塔难民营实行宵禁，但是，那里的人民当然反对宵禁，他们进行示威，再次用石头对抗以色列占领军。

在加沙，在比尔泽尔被害的殉难者的葬礼变成了示威。当然军队当场向空中开枪，并投掷了毒气弹。在救护车来把那些受伤者救走时，军队制止救护车把这些人送进医院。

在希布伦附近的难民营和在伯利恒，也发生了与占领军类似的遭遇。伯利亚的工艺学校也发生了占领军与学生之间的对抗，这些学生表示反对永久占领。在伯利亚附近的阿达尔村，定居者和占领军一起袭击了村里的男子学校和女子学校。

所有这些情况、袭击、罪行——无论你们如何形容——只能表明，长期占领必然引起反抗。真正的问题是占领和长期占领。我必须告诉你们，我们巴勒斯坦人绝不会坐以待毙。我们要进行反抗。

不幸的是，我们的武器只不过是石头，空瓶子，自制炸弹或匕首。但我们绝不会坐以待毙。

关于这个国家，我的祖国，人们已经谈了许多。我在那里出生成长，但我无权住在自己家里，上百万的巴勒斯坦人的情况也是如此。

什么是解决方案呢？同时占领国的责任是什么呢？自然，1949年国际社会制定了约束占领军和占领国行为的某些规定。这就是我们通常指的《第四日内瓦公约》。当然，我们说过，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一名犹太学生被刺至死。但是，这是他被刺的问题还是象以色列警察头目所承认的那样，是那所犹太人学校

学生不断进行挑衅的结果呢？归根到底责任在于谁呢？《日内瓦公约》第29条写到：

“持有受保护人的冲突一方不论可能引起之个人责任如何，均对其代理人给予受保护人的待遇负有责任。”

占领国失败了——我想进一步说，占领国为这些挑衅制造了气氛和环境，因为如果占领国尊重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规定，我们的整个城市中就不会有犹太人学校。但由于暴力就是从那里开始的，因此这就是暴力导致的不可避免结果。因此这是一条锁链，而不是一个周期。这条锁链始于占领本身。

人们总是告诉我们应该采取和平和政治解决方法。但我要提问：首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为何于1974年到联合国来？难道执行委员会主席阿拉法特的发言还不明确吗？他说：我是带着橄榄枝来的。当然，他作为自由战士还要保留机关枪。但是橄榄枝遭到了拒绝。遭到了谁的拒绝呢？遭到了那些仍在占领并侵犯我们人民基本权利的人们的拒绝。

1977年10月1日当美国和苏联关于和平努力发表联合公报时，巴勒斯坦解决组织是中东冲突中对此表示欢迎的唯一一方，我希望记录上明确记载这一点。我要强调“唯一的一方”。联合公报谈了些什么呢？它谈到美国和苏联“认为在全面解决中东问题的构架下，应解决所有具体的问题，包括以色列到武装部队从1967年冲突以来占领的领土中撤出的关键问题，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包括确保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结束战争状态，在相互承认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和平关系。”

公报继续谈到：

“美国和苏联认为，根本解决整个中东问题各个方面的唯一正确有效方法是，在为此目的特别召开的日内瓦和平会议上进行谈判，让冲突所有方面的代表，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参加其工作，并且使会议做出的决定法律化和契约化。”

这是1977年，当时呼吁召开一次和平会议，包括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一起来进行和平努力。这是在1977年10月1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欢迎这样做，因为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坐在这儿和如何坐到这儿来的原因。这就是巴勒斯坦人所说的话。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进行的所有示威、所有活动以及公民投票都明确无误地说明：巴解组织是他们唯一合法的代表。也许有些人不喜欢巴解组织，但是，如果巴勒斯坦人民愿意由巴解组织代表他们的话，那么至少国际社会应该表示出对这种意愿的尊重，而国际社会也已经表示了这种尊重，尽管可能还有某些人没有显示出对巴勒斯坦人民意愿的尊重，也许这正是为什么战争仍在继续的另一个原因——因为某些人拒不尊重巴勒斯坦人民——这一冲突的主要当事方——的意愿。

主席先生，在1983年，我们和其他人一起又首先支持了召开一次国际和平会议的呼吁，这正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坐在安理会议事厅的原因。主席先生，在你当任主席期间，也许我们能开始这一进程，但这一进程受到了阻碍。此外，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还通过其主席阿拉法特的发言和电报——这已转达美国政府——毫不含糊地表明：

“我们本着真诚的和平愿望，准备在有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所有有关的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政府参加的国际会议中，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包括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和第338（1973）号决议，谈判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并且第一步应由美国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这一提议遭到了拒绝。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和平的前景遭到拒绝，因为一种强加的和平似乎正在泡制之中。因此，我们愿意在这儿非常清楚地阐明，当我们讨论所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当我们在这里审议并讨论文本的遣词造句的时候，由于占领国违背其在《第四项日内瓦公约》的义务，更多的人正在惨遭杀戮。如果说其它此类事件在全世界也时有发生的话——我们不否认这种事件的确发生——但是，这是一个占领国的举动受到称为《第四个日内瓦公约》制约的唯一案例，我们相信安理会将确保该公约受到尊重。

主席：在我这里登记的名单上，已没有发言者了，据我所知，也没有提出决议草案。 根据正在进行的讨论，安全理事会的下次会议将由秘书处通知各位成员。

加亚马先生（刚果）：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本来愿意有更为正常的机会向你表示我们的祝贺。

我只是想代表在安全理事会的不结盟国家集团建议，——既然我们不再有很多的发言者，正如你刚说的——既然看来根据磋商进行的速度，安理会已经差不多准备作出决定，因此我们建议安理会最迟不超过明天上午对决议草案作出决定，而不要再拖延安理会的工作了。

主席：现在仍在进行讨论，一旦有了眉目，我们会由秘书处通知大家具体时间的。

下午6点散会。